



诗和远方

就在家乡

弯刀年代麦收人

张蓓

太阳刚刚升起,我推开小院那扇虚掩的木门,看见祖父正蹲在屋檐下磨镰刀,刀口在磨石上闪着细碎的光。他弯着脊背,枯瘦的手掌抵住刀背,指节因用力而骨节凸起。那些纵横交错的手纹很深很深,每一条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“娃儿,今天风大,把门关严些。”祖父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带着老年人的沧桑感。他年轻时就在黄河滩与漫堤的洪水里摸爬滚打,如今说话的口气里只留存着一丝浑浊。磨石与镰刀的摩擦声惊飞了檐角的麻雀,它们盘旋着掠过老槐树,树皮上那些斑驳的疤痕是我数也数不清的年轮。晒谷场上的麦子正在阳光中被收起,一麻袋一麻袋排列着,祖父蹲在粮囤前,用满是皴裂的手捧起一捧金黄的麦粒。颗颗麦粒沿着他松垮的虎口簌簌滑落,在麻布围裙上堆出小小的沙丘。他眼窝深陷,浑浊的瞳仁却盯着那抹金黄:“这麦子,是咱农民拿半条命换取的”。沉默良久,他用力拍打着粮囤说:“这人老了,土地一茬一茬还是新的”。

阳光把他的影子拉成长长的一道,祖父赤脚走在田埂上,脚趾缝里嵌着新翻的泥土。他突然驻足,弯腰拾起半截断茬的麦秆:“这一片断茬麦子,能养活咱村里好几个壮劳力。”我跟随他的目光望过去,远处的收割机吞噬着金黄的麦浪。他佝偻着背,在与自己的影子较着劲。

午时的风渐渐越过田野,他执意让我拿镰刀去收割残余的麦棵。我不小心被刀刃割破了手指,鲜红的血珠瞬间滴在麦茬上。祖父突然从背后走过来捏住我的手:“别慌,撒一点土灰,用力捏着能止住。”祖父叹了口气,弯腰去收拾那些未来及收割的麦地,我听见麦秸断裂的脆

响,混着老人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……

夜里,祖父窝在躺椅上给我讲他年轻时的往事。他曾在苦旱三年时用扁担肩挑黄河水救活半亩棉田,还在半夜的公社食堂里偷出半碗高粱米喂养饿得奄奄一息的幼崽;也被当作壮丁抓去挖水渠、修大坝,吃尽劳动的苦,却始终念念不忘耕耘播种……他眼里的火光忽明忽暗:“娃,记住,土地比任何东西都金贵”。夜深了,他开始频繁地念叨那几把老去的农具,传了几代人的木耙楼,铁齿早已磨秃;那台榆木织布机,经线磨损得像老掉牙的旧风车。

一个清早,我发现他正用满是青筋的手指轻抚织布机上的木梭子,细数它穿过的痕迹,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滚出几滴泪,并感叹道:“这物件通人性啊,它知道我手上磨出了几个茧子”。最后一场秋雨落下时,祖父突然说要教我辨认麦种。他把簸箕里的麦粒分成三堆,皱巴巴的手指捻着谷粒教我:“这颗腰圆,秋后能发七棵苗;这颗头尖,顶多活三株。”雨水沿着屋檐冲刷出银色的天幕,他蹲在下面吸着旱烟袋,慢慢地对着灰暗的大地吐起了圆圈儿。

霜降那天,祖父突然咳出一口鲜血。他挣扎着爬向窗边,枯枝般的手指向麦田:“娃儿,我要在前方的地里头歇息了。”夕阳把他勾勒成一尊雕塑,影子里有麦浪起伏,有黄河的九曲十八弯,有土地里深耕沟壑的轮廓……

我回想着祖父的话走在麦田里时,突然懂得那些话的意义。祖父的身躯早已成为土地的一部分,空洞里藏着季节的水气,屋檐下封存着雨水的重量。那些被风蚀的檀梁,映照着黄土里生长出新的庄稼。

收割机轰鸣着碾过麦茬,铁爪挖起半截断茬的麦秆——祖父曾反复摩挲的那束金黄。麦粒沿着输送带倾泻而下,是从古老的弯头镰刀转向现代化钢铁里的快节奏进步。目光深处的山河仍在涌动,那些被时间碾碎了颗颗麦粒,正沿着血脉又回到了大地的怀抱。

我们总以为自己创造了文明,却忘了文明的起点永远匍匐在泥土里。当最后一抔黄土覆盖了祖父的躯体,整个村庄都在倾听大地的脉搏。那震颤穿过广饶的原野,穿过所有自以为是的喧嚣,唤醒每一粒还未苏醒的种子。

麦田尽头,新月如钩。我突然听见祖父的磨刀声在风中重现,那钝刀切开空气的钝响,正在为另一个清晨的苏醒,准备最锋利的割麦仪式。

当最能吃苦的那一代人,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的眼中,他们对土地和粮食的敬畏是刻进骨子里的,老一辈农民不应该被遗忘,在那个年代里,麦收是一个与生命有关的盛大举动,值得我们深情怀念。

故事里的土地

张明国

夏至的午后,老领导说要带我们去一个有故事的地方,四人同行,驱车前往。

曾经一位老同志告诉我,退休后,如果有人邀约,不要问“和谁”,也不必问“去哪”,更不必问“有什么事”。于是,我默默上车,不问同行者、不问目的地,也不问此行的缘由。

进入这个有故事的地方,宁静祥和的气氛扑面而来。笔直的公路两侧,绿树成荫,杨柳轻拂。河沟清澈,不见杂草和污水,路面黝黑,仿佛天天有人清扫。田野里刚收完麦子,只剩一片泛白的麦茬,不见半点绿色。蝉鸣声声,“知了知了”地叫着,零星飞过的鸟儿,“叽叽喳喳”地嬉闹。正是午后三点,烈日灼人,街边上卖西瓜的摊主躲在伞下,摇着蒲扇,昏昏欲睡。

有故事的地方,好像被时光遗忘。井字型的几条街,横平竖直,方方正正的镇形、密密麻麻的房屋,依稀可见当时的繁华。建筑大部分是平房或瓦房,没有高楼,连二层小楼也少见。店铺招牌却紧跟潮流,“上海”“北京”“新疆”等名号随处可见。人们说话直来直去,买卖干脆利落,价格说一不二,“就这个价”。吃的东西很实惠,火灶又大又厚,足有四两重,两个人吃都嫌多。

有故事的地方,名字的来历也很神奇。明太祖朱元璋年少贫寒,曾与柳春、林直二人一起给财主家扛活。一次锄地,不慎打碎盛豆汤的瓦罐,三人便捡绿豆粒解暑。后朱元璋称帝,柳春怕他忘了旧情,便在金殿殿上以隐语提醒,“想当年,你我他三人,身跨青鬃马

(庄稼苗),手使勾连枪(锄头),打破罐州城(瓦罐),跑了汤元帅(豆汤),活捉了赛将军(豆粒)。朱元璋听后大喜,厚待二人,并安排二人任山东太平集守官。

有故事的地方,还出了一位传奇人物。他姓无名,排行老七,是山东巡抚赐名“训”(垂训千世)。他目不识丁,却被世界教育词典收录为平民教育家;他出身寒微,却硬生生地建起三处义学院;他不是慈善家,却得到光绪帝赐“乐善好施”牌额;他未曾征战立功,却被朝廷赏赐黄马褂;他非师非长,死后却师生恸哭,百姓送行,万人空巷。人们赋予他诸多称号,但名声最大、传播最远、深入人心的是——“千古奇丐”!

有故事的地方,还有一个“国棉52”。它是1952年建设的棉厂,当地人称为“二厂”,实际上是县里的第二棉厂。厂区大喇叭高声播放着革命歌曲,墙壁上、门框上、横梁上、水塔上乃至办公室、会议室、仓储室、食堂里。像春节贴对联一样,凡是能够贴的地方,处处贴满标语、口号、语录、画像,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“世上无难事、只要肯登攀”“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,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”。厂区设有民俗馆、军史馆、汽车馆。桩桩件件是文物,时时处处受教育。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人来此,定会恍如穿越,倍感亲切。

有故事的地方,2025年“国字号有双”。村党支部书记获得“全国劳动模范”称号,村庄被评为第七届“全国文明村镇”。两个国字号荣誉同时落在一个村庄,堪称神奇。村党支部书记是一位80后,个子不高,精神抖擞,浑身散发着活力。他曾经是一位军人,村民称他为“兵书记”。九年时间,他带领村民修桥铺路,整治坑塘,美化村庄,创新推出“村庄+基地+院落”研学模式,走出了一条农文旅教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,基地可容纳1500人,年接待学生5万多人次。千人课堂、研学车间、百宴餐厅,朴素而不土气,大方而不奢华。这些建筑不是新建的房屋,都是利用旧厂房、旧仓库改造而成的,内不显新,外不露破,真是“旧貌换新颜”。

有故事的地方故事还有很多,故事还在继续。朋友忍不住问:它究竟在哪里?他们是谁?

这里是1994年国务院命名的“中国名镇”——柳林,这里是武训故里——大杨庄村,他是带领大杨庄村蝶变的党支部书记——杨本凯。

七月的第一天,海上的热浪总是不请自来,明晃晃地铺满整个海湾。我坐在小屋前的藤椅上,眯着眼看远处那座白色的灯塔。它像一枚巨大的钉子,将这片蓝天与大海牢牢钉在一起。我已经从塔上退休十年了,但我的生物钟,似乎永远刻着灯塔的时间。

我的职业生涯,就是与这座塔相伴的一生。从青丝到白发,我守着它,它守着航路。尤其记得每年的七月一日,这一天对我而言,总有双重分量。既是党的生日,也是我内心重温誓词的日子。当然,我的誓言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,只在每一次启亮灯光、每一次擦拭镜片的动作里。

我入党那天,恰好也是七月一日。老书记领着我,就在这座灯塔下宣誓。海风吹着红旗,也吹着我年轻的脸庞。老书记说:“小周,灯塔工

的岗位,就是咱们党员的哨位。天黑

了,灯塔就得亮,风雨无阻。这光,是给船指路的,也是给人心定神的。”这句话,我记了一辈子。

从那天起,我手中的灯,便不再只是一盏冰冷的导航设备。当夜幕四合,我拧开开关,看着那道巨大的光束划破黑暗,以一种恒定不变的节奏,扫过无垠的海面,我的心便格外踏实。我知道,远方的海面上,有多少双眼睛在期盼着这束光。它意味着安全,意味着方向,意味着离家又近了一步。

守塔是孤独的。尤其是在台风肆虐的夜晚,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风

的咆哮、浪的撞击和我脚下塔身的微微颤抖。那时,陪伴我的,除了这束光,便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。我是一名党员,我的岗位在这里,我不能退。我得让这束光穿透最猛烈的风雨。这种信念,像塔基下的岩石,

生命的重量

张淑贞

清晨,田野里的风丝丝溜溜地游走,拂过脸颊,触摸着肌肤,仿佛低语着夏至的清凉。麦垄里的玉米,有四五十厘米高了,遮蔽了路旁丛生的野草,头顶不时掠过一小白鹭试飞的鸣叫。呼吸着新鲜空气,沉浸于清晨的宁静中……

忽然,两声微弱的“嘎嘎”声传入耳中。四下看,没看到,俯身拨开草茎,在路边一株小杨树下的草丛中,窺见一只羽毛凌乱的水鸭,它见我靠近,惶惶不安地挪动着笨重的身子朝向另一处草丛挪去。

我轻声说道:“别怕,我不捉你。”它似乎听懂了我的话,不再无力挣扎,依旧有点惊恐地半卧在另一处草窝深处。我继续散步,想着折回来时再看看水鸭子的情况。

每天都是走到第二间小屋那里歇歇,然后折回,可是今天心却好似被一根无形的丝线缠绕着,时时牵向那草丛中的水鸭,唯恐它被困人捉去,不敢多想,不再停留,赶紧折返。

寻到刚才遇到水鸭的那棵树旁,还好那它还蜷缩在那里。只见它嘴巴吃力地张大,干巴的喙张了两下,发出微弱的鸣叫,不知它是干渴的鸣叫,还是绝望得呼救。我摘下两片厚实的杨树叶子,蹲下身子缓缓靠近,它又本能地慌着退避,它挪动了两步,竟又

停下,张大嘴巴望着我,又向坡上爬,艰难地叫了两声。我轻声道:“别怕,我不伤害你,我抱你到湖里去。”它仿佛听懂了,抑或是实在没力气,半挪半停地,任我隔着叶子将它轻轻捧起。

它温热的身体在我双手间微微颤抖,随着我行走的节奏,那伸长的头颅也一下一下地晃动。我第一次这么近看一只鸭子的头、眼睛,它的脖子真长呀,它的头左右晃动着,仿佛在默默感受这奇异的旅程。水鸭不过两三尺的重量,我托着走了二百多米,越来越觉得沉重,遇到电动车穿行而过,它紧张地抖着身子,还是有些恐惧。我紧紧地捧着它,到了湖边,择一处干净的缓坡将它轻轻放下。这次它加快的速度,顺坡快速滑入水中,双蹼拍水,缓缓游入水中……

我蹲在岸边凝视,脑海中浮现书中那些动物获救后回眸的动人描写。只见它悠然地划水,并不急于远离。游出约两米,它低头呷了两口湖水,仰起头慢慢咽下;又向前划水,忽然它停了一下,我心里一紧,只见它慢悠悠地转过身子,游向我,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,又呷了一口水,在水中停顿片刻,抬头投向我,转身游向了远处的芦苇丛。水波中它一下一下地划着水,虽然慢,但也安稳自在——原来那声声微弱的呼唤,是渴极了的呻吟,是向人类发出的求救!

上班时间到了,我匆匆忙忙回家,时间有些紧迫了。水鸭耽误了我散步,可是心中却被一种快乐充盈,我的双手上仿佛还留着那生命的温度与分量。水鸭曾安稳地蜷伏于我的双手之间——这沉甸甸的托付,原来不是负担,而是大自然悄然馈赠的珍贵礼物。

这平凡的晨光漫步中,我用几片叶片捧起的,不只是迷途的微弱生命;当它在碧湖之上回望我凝视的那一刻,已然穿透俗常,在人与生灵之间悄然搭起了一座无形的桥。

原来世上最重的重量,并不是金银财宝,而是生命托付于掌心的那一点温热,它是一种信任,一种托付,让我在双手之间掂量出宇宙间生命的尊严。

任凭风吹浪打,纹丝不动。这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融入血液的习惯,是面对困境时,心底生出的唯一选择。

如今,灯塔早已实现了自动化,不再需要人工值守。那束光,比我当年的灯光更亮、更稳。每到傍晚,它依旧准时亮起,不知疲倦地为南来北往的船只引航。我常常在想,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但一份事业、一种精神,却可以像这灯光一样,一直传递下去。我守了它半生,如今,它以更强大的生命力,继续守着这片海。

今天的阳光格外炽烈,海面上波光粼粼,像无数颗碎钻。我仿佛又看到多年前那个年轻的自己,在塔顶迎着海风,目光坚定地望着远方。那束光,早已照进我的生命深处,成为我一生最耀眼的航标。这片海,这束光,这个七月一日,就是我作为一个老灯塔工、老党员,全部的荣光与安祥。



灯塔下的七一

叶正尹